

诗和远方
就在家乡

夏日读书,原是一件苦事。天气热得厉害,蝉鸣声又一阵紧似一阵地催着,每每使人坐立不安。然而我偏在这时节读书,倒也不是故意与炎热作对,只是觉得,纸间自有绿云遮。

我的书桌临窗,窗外并无大树,只有几株瘦弱的灌木,影子淡得几乎看不见。阳光直射进来,照得桌面发烫,连墨水瓶都晒得温热。这时候,我便摊开一本书,纸页白得晃眼,黑字却显得格外分明。说来也怪,眼睛盯着那些字看久了,竟觉得有丝丝凉意从纸缝里渗出来。

记得幼时在乡下,老屋后有一棵大槐树。盛夏午后,我常搬个小板凳,躲在树荫下看书。树云翳,偶尔漏下几点光斑,在书页上跳动。那时候觉得,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了。后来进了城,住在水泥格子里,再也寻不着那样的树荫。起初颇不习惯,后来却发现,那些横平竖直的墨痕,竟能沁出凉意来。

文字确能生凉。读《水经注》,见“素湍绿潭,回清倒影”,便似有清流从心头淌过;读《王摩诘集》,见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便觉头顶自有浮云游弋;翻《陶渊明集》,遇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顿觉燥热消退大半。最妙的是读些游记,随着作者的笔触游山玩水,恍惚间竟忘了身在何处。有一回读《徐霞客游记》,正看到“江流击山,山削成壁”处,忽觉背后一阵凉风,回头却只见窗帘微动,原是自己的幻觉。

不过夏日读书也有讲究。太厚的学术著作不宜,密密麻麻的小字更使人头疼。我喜欢挑些薄薄的诗集或散文,随手翻阅。有时读到一句绝妙的,便停下来反复咀嚼,任时光流逝。鲁迅的《野草》便常伴我左右,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字,像一柄柄折扇,轻轻摇出思想的凉风。

窗外偶有人影晃动,是邻居家的少年。他见我伏案读书,曾好奇地问:“大热天的,看书不嫌烦么?”我答不上来,只把手中的《世说新语》递给他看。他翻了页,忽然指着一段笑道:“这倒有趣。”原来他看到了“雪夜访戴”的故事。我见他额上的汗珠渐渐干了,眼神却亮了起来。

黄昏时分,暑气稍退。我合上书,发现纸上竟有淡淡的水痕,不知是汗水还是茶水浸的。墨云微微晕开,在宣纸上沁出蕨类植物般的纹路。夕阳将最后一缕光斜照在书架上,那些绿云流转的书脊,正将碎金揉进光里。我知道,明日太阳升起时,这纸间栽种的心树又会为我撑起一片阴凉。

纸间自有绿云遮

■ 曹杨生

古人怎样过夏天

■ 张颖

阳光普照大地,酷暑古今难逃。当你躲进空调房中享受清凉时,会不会好奇在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的年代,古人是如何度过夏天的呢?

毋庸置疑的是,古人的夏天同样难熬。不管“长安客舍热如煮”“空摇白团其苦若”,还是“日轮当午凝不去,万国如在洪炉中”,乃至“炆灶开重扉”“流汗不可挥”,都是古人对酷暑难熬天气的吐槽。史料中也不乏对酷暑的描述,如“热甚”“亢阳”“隆暑”“大燠”等的记录,总而言之就是“太热了”!

为了避暑降温,古人也是各有招,他们或穿着清凉摇扇生风,或躲入山间寻幽觅静,或泛舟湖上采莲弄荷。曹植在《大暑赋》中说:“机女绝踪,农夫释耘。背暑者不群而齐迹,向阴者不会而成群。”大暑节气里,放下手头的工作,聚集到阴凉的地方以逃避炎热,是劳动人民躲避酷暑的方式。

至于达官贵人的夏天,那就相当有智慧和情趣了。“二之日雷冲冲,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,记载了人们凿冰储冰的场景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周王室还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“冰政”,负责人称“凌人”,可见储冰度夏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事。等到夏天,周王室还会将冰块赏赐给高级官员,这种“赐冰”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。酷暑时节将冰块摆放在居室中,冰块融化时丝丝缕缕的凉气带走燥热,可谓是难得的享受了。

冰块不仅可以用来降温,还能制作冷饮。屈原在《楚辞·招魂》中就记载了冰镇米酒的做法:“挫糟冻饮,酌清凉些。”可见早在先秦时期,夏天来杯冰镇饮料已是备受青睐的消暑方式。古人还发明了冰鉴这种古老的冰箱,在冰鉴夹层中装满冰块,再将饮料或食物放进去,既能保鲜食物又能降低室温,可谓一举多得。为了满足口腹之欲,古代吃货们还发明了冰镇果汁、冰酪等花样冷食。据说马可·波罗就对元世祖赏赐的冰酪赞不绝口,并把这种吃法带到了欧洲,经改良后就有了今天的冰激凌。

说起空调房,古人也极具巧思。“大臣迁居宅幽,绥神育灵。云屋重构,闲房肃清。寒泉涌流,玄木荣矣。积素冰于幽馆,气飞结而为霜。奏白云于琴瑟,朔风感而增凉。”古代的建筑师们利用自然通风和水循环等原理,设计出了凉爽的居住环境。比如,在水边修建“凉屋”,给住宅搭建凉棚,用类似水车的方式推动扇轮旋转将凉气送入屋中,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到屋顶,然后沿屋檐而下,形成人工水帘,激起凉气,屋里就凉快多了。明朝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还记载了一种奇妙的降温法:“一堂之中开七井,皆以楼刻之,盘覆之,夏日坐其上,七井生凉,不知暑气。”这堪称古代的被动式住宅了。

就像现代人喜欢农家乐一样,古人也喜欢在炎炎夏日躲进山水间,享受天然“空调房”。大诗人李白有《夏日山中》诗: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光着膀子在山林中扇着白羽扇,应是非常惬意凉爽了。王维则说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,读来似乎

都能感受到一股清凉幽静的禅意。至于皇室贵人们夏天前往避暑山庄的集体行动,自不必多说了。

避暑山庄、空调房、冰箱冰块都是达官贵人们的享受,普通人家是享受不到的。平民百姓夏天“冷气”的主要来源是水井,食物保鲜多用“井藏法”——将食品置于篮中,用绳索系于井下。夏季凉则主要靠扇子,所以古人极爱扇子,称之为“摇风”“凉友”“快哉风”,足见其避暑用具“头把交椅”的地位。冰冰凉凉的瓷枕也是古人的避暑佳品,“半窗千里月,一枕五更风”“久夏天难暮,纱厨正午时。忘机堪昼寝,一枕最幽宜”,诸如这样的诗句表达的就是古人对瓷枕的喜爱。

古人不但懂得消暑,还深知“烦夏莫如赏夏”,调整好心态应对炎炎夏日也是一种选择。炎夏酷暑最易烦躁上火,古人相信“心静自然凉”,静下心来以“顺四时”是古人的精神养生法。孟浩然就写有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诗: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。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欲取鸣琴弹,恨无知音赏。感此怀故人,中宵梦梦想。”骄阳落下,皓月当空,诗人散开头发,躺在窗下,身心平静到似乎和大自然的清幽安静融为一体。这样的意境,恐怕也只有古人能做到吧。

夏日高温,万物繁茂,大自然最是蓬勃热烈。在炎夏的闷热烦躁中,古人却不仅能安然享受夏日独有的乐趣,还能做到身心和谐,不能不令人佩服了。

总有彩蝶绕花舞

■ 李树坤

还有两只紫色的蝴蝶在花丛上方打着旋儿,偶尔也会停在花瓣上,翅膀一张一合,竟与首蓿花的紫色融成一片,这让我想起杜甫写的“穿花蛱蝶深深见”,原来真的会有蝴蝶把自己藏进花海。就在我寻不见紫蝴蝶踪影时,又有几只蓝蝶在我眼前追逐翻飞,它们翅上的磷粉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的目光跟随着它们,眼睛也跟着眨一眨不眨的。正午的阳光穿透蝴蝶半透明的翅膀,在花瓣上投射出了蝶影,就像把彩蝶印在花丛中,又像不知谁用一根根银线把彩蝶与首蓿花绣成了一幅天然图案,铺陈于大地。此刻,我忽然想到了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里的夏日情趣。

夏日的风总是那么热烈,给人的拥抱也十分热情。迎面有风吹来,风里带着丝丝花香,不远处的国槐树上还传来阵阵蝉鸣。我望着花丛里翻飞的蝴蝶,忽然觉得此刻的蝉鸣、花香、蝶影,与千年前诗人笔下的夏日,原是一脉相承的热闹。

不知何时,几个儿童跑进花丛中,他们追逐蝴蝶和蜻蜓,这倒像是把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场景搬到了眼前。只不过“菜花”换成了首蓿花,蝴蝶也更加斑斓无比。孩子欢快的笑声惊飞了停在我肩头的一只

蓝蝶,它盘旋着在紫色花海中飞舞,翅尖扫过一片片花瓣,眨眼间消失在花丛之中。
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。夏日从不是单一的灼热,它有“足蒸暑土气”的严酷,也有“映日荷花”的绚烂;它有蝉鸣的聒噪,也有蜻蜓振翅掠水的轻盈;它有紫花首蓿的绚丽,更有彩蝶飞舞的烂漫。在这样火热的季节,那一片像干草一样的首蓿仍然在烈日里扎根,在贫瘠的土壤里开花,这是多么坚强的生命。首蓿是幸运的,那些彩色的蝴蝶,扇动着翅膀在它们身边翩翩起舞。它们没有抱怨暑热,也不哀叹自己渺小,只是认真地、热烈地开着花,拥抱着大地,为酷热的夏日带来了情趣与生机。或许生命本该就这样,接纳所有的阴暗圆缺,在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里,活成最鲜活的模样。

回到家里,伫立窗前。那片紫蓝仍在眼前翻涌,总有彩蝶循着花香,在花间自在翩跹。千年前诗人笔下的夏日,与此刻我们亲历的,原是同一场轮回不息的生机。当我们学会在暑热里寻得清凉,于寻常处打捞诗意,日子自会如这片首蓿丛,缀满细碎却倔强的美好。

不要在雨中等待

■ 宋吉英

雨水淋湿了一座小城
离别的瞬间
请不要在雨中等待
我们有很多、很多寂寞和无奈
看那只受伤的鸟儿
正需要你的包扎和热情对待

你知道
一把伞遮挡不住
雨中意外的消息
潮湿与泥泞
早已刻留在
那条已烂旧的木凳上

雨雾模糊的前方
在心里泛起
一片银色的海

夏日小夜曲

■ 叶艳霞

夏天的夜晚,池塘里很热闹。月亮刚爬上柳梢,水面便浮起一层薄雾。荷叶摊开圆团的绿手掌,托着几颗不安分的露珠。风过时,露珠滚来滚去,犹如顽童指尖弹动的玻璃球。一只青背青蛙蹲在最大的荷叶中央,喉震一鼓一鼓,却矜持地保持着沉默。

总要有只青蛙先开腔。远处传来三两声“咕——呱——”,像乐手在调试琴弦。近处的几只立时响应,此起彼伏地应和着。这时,荷叶上那位才不慌不忙加入合唱,它的声线格外低沉,尾音拖得老长,似用钝刀划开温水的牛皮纸。

我赤脚蹲在溪石上聆听。蛙鸣并非杂乱无章的聒噪,若静心分辨,能听出严整的韵律:有的“呱呱”两拍即止,像定音鼓的节拍;有的“咕——呱——”拖出长调,恰似低音提琴的咏叹;偶尔冒出个急性子,“咯咯咯”连珠炮似的,宛如被抢了拍子的小号手。

夜,更深了。三两点萤火忽明忽暗,在水面画着金色的虚线。有只冒失鬼差点撞上荷叶,临了却灵巧地打个旋儿,将光点揉碎在蛙声里。这光与声的交织,把夏夜酿成一坛醇厚的米酒。

儿时我总嫌蛙声吵闹,祖母却说那是青蛙在讲悄悄话。“说什么呢?”我追问。老人笑着往我嘴里塞了

颗薄荷糖:“在商量明早给荷花梳什么发型呀。”如今糖早化了,那些天真的想象却和蛙鸣一起,在记忆里生了根。

荷叶上的歌者突然收声。它凝神片刻,后腿猛地一蹬,“扑通”扎进水中。水花四溅,望子碎了。荷叶晃了晃,把攒了半宿的露珠全泼了出去。涟漪还没散尽,对岸的芦苇丛里又响起新的歌声。

夜色渐浓,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。蛙鸣却愈发稠密,此起彼伏地填满每一寸黑暗。远处国道上的车灯偶尔扫过水面,可这些固执的歌者毫不在意,仍旧专注地演奏着属于它们的乐章。

东方泛起蟹壳青时,一阵晨风掠过。合唱渐渐转为独吟。最后一声“呱”消散在晨雾里,如一枚石子沉入深潭。那只青背青蛙不知何时已回到荷叶上,湿漉漉的脊背闪着釉光。露珠又悄悄聚在叶心,等着被阳光点化成珍珠。

太阳出来了。夏日小夜曲暂时画上休止符。青蛙潜入水中,带走了最后一个音符。但我知道这些绿色的音乐家从不谢幕,它们只是在积蓄力量等待又一次的演出,就像我们生命里那些周而复始的美好。

